

程贤章文集

程贤章文集六

中篇小说卷（上） 程贤章 著

青春无悔

作家出版社

顾问 出版人 / 何建明  
策划 主编 / 杨钦欢

# 青春无悔

程贤章文集六

中篇小说卷（上） 程贤章 著

程  
贤  
章  
文  
集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程贤章文集/程贤章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69 - 6

I. ①程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 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06557 号

## 程贤章文集(11 卷)

---

作 者: 程贤章

责任编辑: 贺 平

特约编辑: 程勇芳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000 千

印张: 219

版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269 - 6

总定价: 330.00 元 (全十一卷)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《青春无悔》：远逝的爱情与生命（代序）

庞乃耀

程贤章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。他创作的许多作品都忠于生活，源于生活，而且非常贴近生活，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色。如他创作的《云彩国》、《彩色的大地》、《神仙·老虎·狗》等，无论从题材还是从主题来看，都可以说是与时代同步的。他的小说《青春无悔》，虽然取材于我国 50 年代的社会生活，距今天的生活稍为远一些，但由于作家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，对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有着透彻的了解，而且又能抓住一些富有时代特征的题材去进行描绘，因此，读后也使人感到它的时代气息很浓。

50 年代的我国社会，是个新旧交替的社会。随着《婚姻法》的颁布，旧的婚姻制度已土崩瓦解，新的婚姻制度正显示着它旺盛的生命力。但新制度是从旧制度脱胎出来的，它还保留着许多旧的痕迹，特别是那些旧的习惯势力，还比较根深蒂固。因此，新的东西每前进一步步履都比较艰难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在执政的共产党内，“左”的思想又比较盛行，分析和处理问题又习惯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使浓厚的政治色彩不仅渗透到文化、经济的领域，还渗透到婚姻、家庭这个极其富有人情味的领域。当时比较盛行的就是“政治婚姻”，即把婚姻当做是一种政治上的联盟，凡恋爱和择偶都首先要进行政治审查，看看双方的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和政治历史是否有问题，是否门当户对，只要有一方在这些方面发现问题，他们的关系就会告吹，即使已经结合，已经建立了家庭，也很难幸免。这是 50 年代我国社会的一个特点。《青春无悔》以幽默的略带调侃的

语言，通过几位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，极其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。它所描写的杨洋与云云、月月与崔耀祖的爱情，都烙着时代的印记。他们的婚姻，都是典型的政治婚姻。杨洋开始时并没有想到要爱云云，工作组的何组长也没有想到要他们两人相好，后来因为办社的工作局面打不开，云云毅然牵牛带头入社，使这项工作的局面洞开一面，何组长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才千方百计地进行撮合，要他们成亲。但当何组长派人去调查，发现云云的生母是地主时，他又百般地阻挠，并做杨洋母亲的工作，要她出面干涉这桩婚事。他所以变化无常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，不利于杨洋的进步成长。他根本没有考虑到杨洋与云云好了又崩，圆了又缺，在精神上会承受多大的痛苦！月月与崔耀祖的婚姻也是如此。他们两人本来是一对夫妻，崔耀祖因为受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牵连，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。组织上认为，崔耀祖已经是阶级敌人，月月应该同他划清界限，便派剧团的指导员和人事科长去做说服工作，要月月同崔耀祖离婚。月月出于无奈，只好这样做。但离婚没多久，崔耀祖因为落实政策回到了剧团。组织上见他情绪不高，躺倒不干，担心剧团的节目上不去，便照顾他的情绪，又派原来劝她离婚的干部去说服月月，要她同崔耀祖复婚，弄得月月莫名其妙，非常生气，厉声地指责说：“婚姻大事，难道是做娃娃家？说分就分，说合就合？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领导样样都不放过，连这一点权利都寸步不让。管着它了就五谷丰登，民富国强吗？”这是一个受害者的控诉！它不仅是月月对剧团领导的批评，也是当时许多青年对这种政治婚姻的批评。我们透过这些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，不仅看到了50年代青年男女择偶的艰难，还看到了那个时代“左”的印记，感受到了那个时代浓厚的气息。

50年代的我国社会，虽然刚刚从旧的社会脱胎出来，它还保留着许多旧的痕迹，但它毕竟是个崭新的社会，它有着许多旧社会所没有的优越性。它给青年人带来了生机，带来了活力，带来了蓬勃向上的热情。那个时代的青年，他们虽然在恋爱、婚姻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，受到了一些挫折，但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很好的，是积极向上的，生气勃勃的。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。《青春无悔》在反映50年代青年男女在政治婚姻摧

残下所承受的痛苦的同时，还反映了他们积极向上的热情和对幸福理想的追求。杨洋在何组长的撮合下，虽然草率地与云云结了婚，但婚后的生活并不理想。由于文化的差异，杨洋总感到他所得到的并非是他所祈求的。云云的文化水平低，缺乏高雅的情趣，既不会调情献媚，也不会挽手散步，甚至还不懂得接吻造爱等，这都使他感到不满足。他要向着更高的理想攀登，要继续争取恋爱的自由、选择的权利。所以当星星在他面前出现时，他就产生了移他性，害上了单思病。月月对杨洋、星星对罗亭的爱情也是如此。月月由于比较自尊，在受到爱情的打击之后，她不愿再与崔耀祖这样的人恢复关系，因此，她狂热地追着杨洋，毫不掩饰地向他表白自己的爱情，但她没有想到，这只是一厢情愿，杨洋根本没有爱她。他只是同情她的遭遇，怜悯她的不幸，愤慨剧团领导对她的捉弄，丝毫也没有爱她的意思。他对他倾注的只是同情，而不是爱情。他真心实意爱着的是既聪明又美丽的星星。而星星虽然被狂热的恋情追逐着，她却能稳当地把握自己，在心灵的深处牢牢地守着罗亭。杨洋、月月这种感情的移他性，如果从伦理道德的观念来说，显然是不可取的，是不能提倡的，但从青年人对幸福的追求、对美的向往来说，又是可以理解的。小说取名《青春无悔》，正是挖掘了这层含义。杨洋是无悔的，月月是无悔的，星星是无悔的，罗亭也是无悔的，他们在爱情的海洋里虽然有过升沉，显得并不专一，甚至有点出格，但并无过界，这是他们选择的自由、选择的权利。他们爱得热烈，爱得真诚，是问心无愧的。

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。《青春无悔》所反映的社会虽然离我们远远而去了，但它却没有完全消失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在我们的周围，还不时隐隐约约地看到它的影子。在我国的一些地方，青年择偶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，还受到许多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，恋爱还不那么自由，择偶的权利还不那么充分。因此，程贤章的这部小说不仅对我们认识昨天有着重要的作用，而且对我们认识今天也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它至少可以使我们认识到，50年代的青年在恋爱、婚姻方面是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。他们有过许多困惑，有过许多苦恼，但他们并没有沉沦，他们是朝气蓬勃的、奋发向上的。他们有很多长处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就是程贤章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。

## 《长舌巷》：苦涩人生的历史回望（代序）

缪俊杰

《长舌巷》这部作品所包罗的生活内容和人物描写，更具有生活原生态的纯度和历史的厚重感。研究程贤章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，不能不注意这个中篇。

表面上看，作品的框架结构和叙事方式不像长篇，而是短篇小说的集结。作品所揭示的是些街谈巷议、茶余饭后的谈天说地，是些世俗化的故事。但我注意到，作品从头到尾十几个章节中，人物故事都是前后相连、贯彻始终的。人物性格命运也前后呼应。用现代的术语来说，它的散淡式结构方式，使作品成为散文式的小说，或是小说式的散文。这种形式也不失为当代小说新的一格。

《长舌巷》是中国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。作品假定某市城郊一条半迁半拆的小街，因这里经常有人散布小道消息，飞短流长，而被人们称为“长舌巷”。长舌巷人口不多，但这里发生的许多故事，却也是够令人惊心动魄的。作家在这里设置了“三俊男”、“三美女”凄楚动人的故事。三俊男：李兴、周滔、张省，三美女：赵小云、周璇、王小燕，他们几乎都出生在普通市民家庭。但世事多舛，使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命运。作品围绕着三男三女之间的爱情纠葛，展开了你争我夺，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。到头来，三俊男之中，一位被毁容，一位被处死，另一位离奇地到了边漠之地。而三位美女，也不配更好的命运，两位进了精神病院，另一位也远走他乡。有了这样的结局，故事就好看，作品也就有可

读性了。

程贤章是一位善于讲故事、编织故事的作家，他的作品故事性强。在《长舌巷》中，他正是围绕着这三俊男、三美女的故事而展开人物的命运，描写人物的性格的。

长舌巷生长的三俊男、三美女，应该说都是生在新时代、长在红旗下的青年，但是由于这些年的政治风云，使许多人潮起潮落。这些青年的命运也同他们父辈们的命运息息相关。周滔的父亲原来是县里的一位老干部，但遭人诬陷而被镇压，周滔跟着被人称为周寡妇的母亲一起生活，经历生活的种种磨难。而那位叫张省的青年，父亲原是县里一个科长，因“文革”中有人揭发这位科长的妻子张灼华有“杀父之仇”，怕连累自己的仕途，就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。孩子就跟母姓，取名张省。另一位俊男李兴，是当朝副县长李旺的儿子，因了父亲的“裙带关系”，尽管学习很差，还是当上了当时被称为“肥缺”的电风扇厂副厂长，作威作福了一番。三位美女中，王小燕是那个当了县政协副主席、有点玩世不恭的王庆的女儿，经历也颇为曲折。被称为肉丸店里的“西施”的美女赵小云，是真正生活在底层的青年，她的父亲赵二开个肉丸子店，无权无势，因而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，她十五岁上山下乡，到国营茶场采茶，三年后回到城里待业，是一个勤劳而又生活无着落的“待业青年”。还有一位就是周寡妇的女儿周璇了。这些青年大都是同父辈们的命运一起起落沉浮。

在《长舌巷》中，六位青年男女的命运，不仅同他们的父辈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，而且同那个年代的经济落后息息相关。这些人大都要生活在贫困的境遇之中。我注意到，作家在作品中反复描写了“统糠票”的细节。在那“文革”年代，经济处于崩溃边缘，所以物品都要凭票供应，有什么肉票、糖票、油票、煤球票，养猪户还有什么“统糠票”。后来由于落实政策，当了县政协副主席的王庆，因为有了这票那票，备受人羡慕。他偷偷地把“统糠票”（也就是凭票买优质猪饲料的票）送给了周寡妇，便引起长舌巷的子民们的许多闲言碎语就是一个例证。而那个当了电扇厂副厂长的李兴，因为手里掌握有“统糠票”，而向生活无助的赵二、赵小云家施舍，从而引发他去索取无边的回报。由此可见，那个年代，经

济生活的困顿，会如何扭曲他们的人性。

作品对于在长舌巷生活过的人们的命运，作了不同形态的处理。有的振奋，有的麻木，有的沉沦。李兴就是从小人得志走向沉沦的典型。李兴的父亲是靠出卖灵魂起家的一个小人。他在坏人当道时期当上了副县长，又疏忽了对儿子的教育，致使李兴“小人得志”。他当权之后，为所欲为，最后发展到为了同周滔争夺赵小云，竟然对“情敌”下毒手，把硫酸泼到对方脸上，以图达到毁容害命的目的。最后，终于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。李兴的自我毁灭，展示了他的丑恶的灵魂。在这里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两种世界观和灵魂的搏斗，通过艺术形象得到了有力的展现。

作品也写了一代青年的振奋和崛起。他们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进行抗争。张省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典型。张省虽然家境困难，但他奋发图强，考上了省里的大学。专修科毕业后，他谢绝了省里有些中学的聘请，而主动报名去新疆石河子教书，当了“生产建设兵团”的一员。他到边疆，也许是对令父辈们厌倦了的政治生活的回避，同时也是自己在边疆一展宏愿的决心。而周璇也跟着他的恋人张省去了新疆，成为了同道。作者通过张省、周璇这一对男女的充满悲壮的行为，发出这样的赞美：“中华大地又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，中国是龙的祖国，我们又是龙的子孙，永生的龙图腾永生。”作者描写苦难的过去，同时又对未来充满着希望。

《长舌巷》所讲的是我国政治生活不正常年代发生在我国城镇、乡村的故事，展现的是那荒谬年代的荒谬的生活形态。程贤章是从生活出发去营构自己的故事，是对一代人苦涩人生的历史回望。把真实的社会生活，把生活中的悲剧展示给人们看。让人们看到人类美好东西的毁灭，从而引起同情或者愤怒，正是悲剧艺术力量之所在。

关于如何评价这部小说，程贤章曾针对有些人说《长舌巷》不是小说的议论坦诚地指出：“我写小说是从来不论什么提纲之类的，我并不是先有小说作法之类的理论然后去写小说的。没有那么多的想法，就是想把故事写出来。……一个作家从事创作依靠的是生活悟性，即灵魂。当然也靠语言艺术表现的基本功，太多的理论框框会束缚作家创作的主观感悟和表达力的发挥。”（《客家·文学·禅》第134页）程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

的。我们评价《长舌巷》，可以不必拘泥于理论家的“小说作法”之类的框框，而是评判作家是否展示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和作家的感悟是否真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很赞赏这部《长舌巷》。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于北京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《青春无悔》：远逝的爱情与生命（代序） ..... | 庞乃耀 / 1 |
| 《长舌巷》：苦涩人生的历史回望（代序） ..... | 缪俊杰 / 4 |
| 青春无悔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       |
| 长舌巷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83     |

青春无悔



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

——老子

## 引 子

出版社一位编辑同志，要我写一部反映五十年代青年人的婚姻恋情的小说。来信以围城将帅，并以兵临城下的凯旋者身份对我说：“你是五十年代的团委书记，现在又是位著名作家，你自身的爱情生活一定很有几分传奇色彩。写这样一本书非你莫属了。”

编辑的约稿有点像民间传说的“催命鬼”。“催命鬼”在客家地方有一个很不顺耳的代号，曰：“阴差”。传说有个老者，白发童颜，从未沾疾，眼下儿孙绕膝；生活也过得可以。有一天，十殿阎君派来催命的“阴差”到了，说：“老先生，阎王爷派我们请你去。”老人正在喝酒，桌上放着的下酒料全是广州进贡给皇上设筵的上等腊味。这位老者喝得正来劲的时候，没想到阎君派来的差鬼到了。此时正值深秋，老人身着一件汗衣，对那差鬼伸出一只粗大的手臂说：“你看我这手臂，全是一棱棱的肉腱。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还远远没到该去地府见阎君的时候。”催命的阴差示出阎王在老人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籍贯特征的催命簿上画了“√”的“传票”给他。老人知道岁数已尽，便要求说：“公公，让我把这桌上的酒喝完，随后便随你一起赴阴曹。”阴差听罢虽抱歉然而却强硬地说：

“时辰到了！阎王注定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你到五更？”老人在他说后即席倒地。家人见状七手八脚地抢救，但任你怎样抢救完全徒劳。老人已七孔流血，肛门松弛，瞳孔放大，心跳停止。死相俱全，只好给老者准备后事。可见，时辰到了，催命鬼连老人让他多饮一杯酒的时间都不肯多给。

我那位约稿的编辑绝不像催命鬼那般刻薄，约稿信，催问写作进度的电报和电话虽然月月不断，但他心地宽恕慈悲。约稿累计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年。

这位编辑在每每写来催稿信的同时，都附上一叠读者信函——因我过去经这位编辑之手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，曾引起反响，故有一些读者把信寄往编辑部——信函虽多，但都充满好奇心。有的问：“听说五十年代的青年思想最纯洁，婚姻观十分端正。您对此有何看法？”“五十年代的爱情，和五十年代青年人的思想一样，纯洁得像天空和大海的蔚蓝色。所以有人把五十年代的青年美誉为‘蔚蓝色的一代’。”

这类信件充满溢美之词，恭维多于赞誉。但提出的问题却令人深思。

有的读者来信说：“五十年代的婚姻是政治婚姻，成分、社会关系决定爱情的成败。那年头政治运动多，阶级斗争被引进花团锦簇的爱情领域，爱情的性质变了，被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，爱情被纳入了政治的范畴。干部进行审干时，如果男方根正苗红，女方是三青团骨干，对此组织上便劝男方和伪党团骨干离婚，至于‘反胡风’、‘反右’、‘肃反’，因政治原因脱离婚姻关系的更无法统计。轰动一时的电影《天云山传奇》，便是描述政治婚姻大悲剧的一部获奖片。”

这类信件把一切不幸的爱情全归罪于“政治婚姻”。应该承认，政治婚姻造成的爱情悲剧所涉及的面确实太宽了，而今想起那些不幸的心酸事，仍令人心有余悸。

但是，婚姻和爱情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。无论哪个社会，哪个制度，哪个国家，哪种法律，婚姻问题都是最令人关注，也最令头痛的问题。

五十年代对年轻人的爱情和婚姻确实有过过多的干预，而且最令人害怕的是动用行政干预。行政干预，更多的是居于政治原因。政历、社关、

出身，成了新的门第观，对一个人的爱情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自然也酿成了许多爱情悲剧。

然而，由于每个人的爱情观的不同和审美标准的不同，以及其他等复杂的原因，只因一时的爱情冲动，不考虑对方的职业、兴致，文化层次等原因而草率结合，没几天恩爱便变成冤家，最后导致离异各奔前程，这种情况在五十年代实属司空见惯。

五十年代的青年，因为刚从腐朽、痛苦的世界里走过来，面对一个制度全新的共和国。整整一代人，可以说都是生机勃勃、奋发向上的。有人也有做官的欲望，但金钱观念却极淡漠。我想，这可能与当初实行的“供给制”或“半供给制”有关。那时男女双方只要情愿，又经组织批准，就可双双上区政府登记结婚。聘金、贺仪、请客、送礼，全都当作“四旧”全被彻底破除。洞房也没有新的陈设，男女各自的被帐凑合在一块，东西好像多了一半，实则并没有增加，可这就算成家了。

我不敢自谦地承认五十年代那整整一代青年应为“蔚蓝色”的一代，但比起现在年轻人结婚时必须具备的“六机部”、“七机部”，西式家具，并在三星级、四星级甚至五星级酒店大宴宾客，如此排场风光，以及因为含泪过日子，甚至去打劫银行等时兴的坏风气相比，似乎那时的青年就要显得纯洁得多了。

爱情和婚姻既属社会问题，就不可能说是光是某种原因造成。例如，共和国建国初期，我们就颁布了《婚姻法》，中国从此结束了千年来留下的一夫多妻制。中国对女性权益的保障，确实誉满全世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就不产生爱情悲剧。古今中外，爱情生活是一部无奇不有的大百科全书。所以有作家直言爱情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。永恒者，不但指上溯千年的古历史，而且还指往后无穷的漫长岁月。连地球科学家也说地球是有寿命的宇宙物体，而文学家却断言爱情为文学的永恒的主题。对此我双手拥护，因为我作为一位作家就不愁没题材写文章了。但我理智上却不敢苟同。因为当生命之母地球在宇宙太空化为烟尘的时候，那时还存在创作的永恒主题吗？当然，我这种担心纯属杞人忧天。“杞国无事忧天倾”。这也难怪，像我们这类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，表面看来许多人都在忧

国忧民，其实是害了杞人忧天的神经衰弱症。但我十分相信科学家的论断，永恒是不存在的，别说生命之母的地球，连九大行星的宇宙之父太阳，也有一天会呜呼哀哉。不过，那是好几亿年以后的事。读者要求的是五十年代青年恋爱的故事，扯到宇宙的寿命有多长干什么？离题万里，东拉西扯，归根到底我还是想推担子，不涉及读者所最关心的问题。

老实地说，我个人的爱情是很平淡的，也很不幸。除了我个人的世界观之外，总的说来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。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更没有什么好写的，但我有许多朋友，许多同志，他们的爱情经历却蛮有趣，蛮富有传奇色彩。可是仅凭一位朋友的爱情故事是写不成小说的。值得庆幸的是弥补这一遗憾是作家的拿手好戏——虚构。所以，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极希望可敬的读者不要对号入座。

共和国成立时翩翩少年的大学生，而今已接近退役年龄的老人。一生走过的路够坎坷了，但愿到六十岁那年能顺利地“安全着陆”，不要为这部虚构的小说到法庭上当被告。

阿门！

## —

我觉得自己的一生问心无愧，年轻时的我，自认是“青春无悔”这一类。但又常因头脑简单或自作聪明而自作自受。据说，自作自受是神对灵魂不干净的人降下来的惩罚。这种人必须在“清水里泡三次，在血水里浴三次，在碱水里煮三次”，这样灵魂才能净化，赎罪，超生。

我是一个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，怎经得起如此折腾？清水里泡泡倒不要紧，浴血水和在碱水里煮，别说三次，哪怕一次也受不了，只怕连骨也化糊变灰了。

说到自作自受，我便想起了古时的两个人：一个叫来俊臣，一个叫周兴。这两人都是则天女皇帝登基后排除异己的酷吏。他们罪大恶极，动刑诛灭无辜功臣手段也残忍至极。周兴发明一种逼人招供的刑罚：用一个大瓮，四面放木炭去烧，然后把罪犯放在瓮中。另一个酷吏来俊臣本是周兴